

## 海上碧云断,丝丝秋色来

□田野

两只小木桶,一根小扁担,大半桶海丝、大半桶海碧秋……

合欢树扁担软软的、翘翘的,启东秦潭女人的脸被海风吹得红红的、黑黑的。裤脚管卷到膝盖,小腿肚圆润结实,挑担像在跳舞,一起一伏,使人想到大海的波浪。

男人出海了,女人织网、跑小海,忙得很。

拾泥螺、挖蛤蜊、捉火刀片(像打火机的长条沙滩蟹)、磨蟹籽豆腐、晒鱼干、腌蟹酱、捡紫菜……两桶挑出来,一会儿就卖光了。

海丝和海碧秋是海滩上的小海贝,上不得台面、人不了席,早先的沙滩上到处都是。可用手捡,也可用泥螺耙子扒,潮水退了,赤脚下滩,并不要费工夫。捡泥螺要走得远,进得有泥螺的沙背要走一个多小时。几片白帆,几只海鸥俯冲的地方是定水边,泥螺在离海水不远的沙滩上爬。海丝和海碧秋就在岸边,随手拾捡就是,所以很便宜。卖时连秤都不用,一个洋瓷碗,舀下去,“嚓”!声音很清脆,两角钱。

海丝像三角木螺丝,两三厘米长,壳硬,青白色,形状极像钉螺,比钉螺苗壮厚实。

海碧秋像围棋子,比围棋子多一个螺旋的圆顶。坚硬的外壳,铺在蛤蜊砂的公路上,汽车都压不碎。珠子样的外壳宝光幽幽,缀以青灰黄白的细碎花纹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海螺壳也极硬,肉掏空了,放在耳朵上听,据说可以听见大海的涛声,有人试过,那是海风吹进螺内的回音。

海丝和海碧秋,都属海螺类的,叫海丝可以理

解,为什么取海碧秋这么优美的名字呢?

问秦潭人都说不知道。

但味道的确是极鲜极鲜的!

生姜、黄酒、清水煮开,加一点点食盐,就这么容易。

也从来没人正儿八经地吃它,下酒太烦,谁有这个闲工夫?待客太贱,一丁点的肉,还不够塞牙缝的。

抓一把放裤袋里,上学的路上喀嚓喀嚓地响。老师调过头在黑板上写字,趁机在裤袋里捏一把,“喀嚓”!心里蛮得意。

下课铃响了,掏出一根缝衣针,大抵是母亲扎鞋底断了针屁股没用的。挑掉小巧的螺盖,黝黑青灰的螺肉、灰黄黑白的螺肠就顶在针尖上拉出来了。总共只有绿豆大小,谁管它肉和肠子呢?放舌尖上一抿,鲜味渗透了五脏六腑,用牙齿一嚼,脆生生的,回味生津。胃肠咕咕地叫,解不得饥也止不得渴,却是最好的零食,令人精神振奋,馋虫直爬。没有带针的同学就用圆规的针挑挖。螺壳扔在校园里,像闪烁在夜空的星星。

老太太搬一把竹椅子坐在屋檐下,眯缝着眼睛侧着头,半天才吃掉一小把。不用嚼,慢慢地咂摸,直到夕阳把头发染成美丽的芦花。

看露天电影、看文艺演出、下雨天集中在仓库里学习政治,也带上一把海丝和海碧秋,用针慢慢地挑肉,真是美妙的时刻。

海水仍在沙滩上走来走去地散步,大大小小的海贝在旺盛地生长,海丝和海碧秋却渐渐地走丢了,不知海鸥是否还找得到它躲藏的地方呢?



## 兰之殇

□刘腊梅

据说今夏的干旱是多少年才一遇的,老天极不理智,太阳日日出勤,热情两月不减,而且一天比一天狠,草木枯、江河竭、山火频,街上的行人像遁了地,空荡荡,只剩热浪翻滚。无足的虫、两足的禽和四足的兽,都躲到老林子里避暑了,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知了,声长声短,为它不多的寿数竭尽叫嚣,叫着叫着,便一头掉到地上,做最后的挣扎。儿时对那高高树上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知了,总想一睹真容,听说可以在漆黑的夜晚拿手电筒照向树梢,知了便朝着光束飞扑而来,却终是没有付诸实践过。想着它们数年地底孕育,今夏不胜高温,连一个夏天都活不过,心底升起几分怜惜。尤其那些根生地底的草木,可怜兮兮地在烈日下炙烤,眼看着叶枯根萎,在这个夏天里耗尽生命。

阳台上种了五年之久的君子兰,也在劫难逃,香消玉殒。我仿佛失去了一位挚友。

两株君子兰系林中巧得,算是有缘,植沃土,养两年,方开花。我见它从幼小的兰苗一天天长成壮株,橙红的花苞夺目耀眼。我驱车去山林里掘腐叶土,行家告诉我那是极生态的有机肥,兰科都喜欢。年年换新土,天晴怕旱着,天雨怕涝着;它也争气,年年花开,从未懈怠过。它陪我度过无数个难眠的长夜,陪我听过窗前的雨,看过庭院里的月光,揽一身晚霞伴我独坐向晚。又陪我从老城迁到新居,更是花开勤勉,我正想着要给它换个更大的盆,它肥厚的根在原蜗居里委屈死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兰花有灵,知道陪我的时日不多了,在今年的四五月,两株君子兰开得格外殷勤,每株都结了两个花苞,现在想来,它是把生命里蓄积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。思及此,我更是心疼难忍,我倒是宁愿它懒惰些,宁愿它和我发脾气,宁愿它少开花或是不开花。念及它的善解人意,它的长情陪伴,它的倾情付出,我更加心痛难过。尽管我勤浇水,还是劫数难免。

酷热终是收起了锋芒,看着枯黄的兰株,我心痛至极,仿佛看到我的旧友,在那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炙烤下全身痉挛,它碧绿的血液一点一点被烘干,肥厚的茎叶一点一点萎缩,我仿佛听到它痛苦的呻吟,它与烈日抗争不力,无处躲藏,那种坐以待毙的惶恐与悲壮久久地揪住我的心。别了,我的旧友,以后我怕是不会再养君子兰了。

我仍然不忍舍弃兰友枯根,仍然心存念想,它能像园子里的野草般,一夜秋凉,几场秋雨,便缓过劲来,重吐绿芽。



## 聪明的圆圆

□丁维香

很多人都说松狮在犬类中智商倒数,又傻又笨。可是我觉得我家圆圆聪明得很,只是大智若愚、真“狗”不露相。

圆圆胖乎乎、毛茸茸,小的时候还比较活泼,大了以后就不爱动。圆圆不是笨,其实是有点懒,也可以说成沉稳、文静。圆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是睡觉和发呆,出门散步也是慢条斯理、一步三摇。每到傍晚时分,小区的草地上总有好些狗在嬉戏,圆圆目不斜视地从旁边走过,有狗主动来逗它,它转过头一副不屑为伍的表情。由此,圆圆赢得了一个外号叫“淡定姐”。

圆圆有个性,有自己的思想,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,更不会因为体罚而妥协,所以人家的狗会作揖、握手等技能,圆圆都不会,不是它笨学不会,而是它不太愿意学,我也就不勉强它。圆圆从不乱叫,一点也不吵,它经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有时看它长时间坐着一动不动,若有所思,仿佛很认真地思考狗生,我忍俊不禁。

看一则资料介绍说,松狮是最容易学会如厕的狗狗,确实如此,圆圆来家第一天我就教它上“厕所”,一教就会,且再没有忘记。我搬了好几次家,圆圆一如既往只在它的“移动厕所”方便,非常自觉。

圆圆还有很多好习惯,院子里专门有它睡觉的

地方,无论天气多冷多热,即便有不情愿,但晚上一到时间它就出去睡觉。老公在外地工作,年假才回来,让他感到惊奇的是,晚上睡觉前只要准备去关门,圆圆就自己从温暖的沙发上跳下来,迅速跑到屋外的窝里。老公问我怎么训的,我说习惯成自然。

圆圆严肃、严谨,但不刻板、无情。它非常懂得察言观色,会从我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中去观察、理解我的意图。有时看它歪着大脑袋、竖起小耳朵、瞪着眼睛,一本正经听我跟我讲话的样子,很萌、很可爱。圆圆不仅能听懂简单的话,还能不折不扣地执行;吃软不吃硬,和颜悦色比强硬粗暴更容易让它接受。

圆圆智商不低,情商也高。家里来了客人,它兴奋得摇头摆尾,在地上转圈儿,但是它绝不缠人,简短的“欢迎仪式”结束后,就会安静地走开。在外面要是遇到熟人,圆圆那“一日不见,如隔三秋”的热情,真的让人感动。我跟人说话,它就耐心在旁边等着;分手的时候,圆圆往往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,目送人家走远,看不见了才肯转身离去。

狗跟人一样,个体之间有很大的差异。松狮并不笨,只是性格内向。不要以为它样子傻乎乎的,就可以不尊重它、欺负它,所谓“焉人出豹子”,要是侵犯了它的尊严、伤害了它的主人,它是可以跟你拼命的。不过,圆圆没遇上过这种情况,所以它总是很友善。